

女子大學嘗試成功的新戰略—沒有男人也可以成功

駐波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布禮娜·里克斯是威爾遜學院的大四學生，就許多方面而言，她是那種女子文學院希望教育的學生。不過，她主修的學科—數學與計算是普遍被認為男人擅長的科目，她也是數學俱樂部的主席，在威爾遜，所有的學生領袖都是女性。布禮娜希望繼續攻讀數學碩士學位，甚至是博士學位。同時她也一名來自華盛頓的單身母親，選擇威爾遜是因為這裡從 90 年代開始有提供不常見的母子學程。她和她 5 歲的兒子住在學程的兩臥室套房宿舍，這裡容納約有 20 位母親學生與她們的孩子們。孩子們在威爾遜的餐廳吃飯，並就讀於當地的學校或是在自己的房間參加托育課程。

就像其他許多女子學院，威爾遜為了鞏固入學率和收入，突破性的採用不同的方式經營該校學程。除了母子學程，威爾遜也提供學生晚間與周末上課的大學學程。這樣方式在去年吸引了 442 個學生，比現有 317 個學生的傳統學程還多。而該學院長期發展出獨特學程，像是馬術研究，學生現在可以同時研究獸醫藥物科技與馬術治療，因為馬現在被認為是患者在治療中的夥伴。這些仍然都是威爾遜和許多其他女子學院正在嘗試摸索的方向。於 2009 年開始獲得 5000 萬美元捐款的威爾遜擁有龐大的科學設施，但也擁有一個無學生居住的宿舍。圖書館的暖氣系統因無經費支付電費所以目前只用來存放書籍，而圖書館職員被迫搬到在咖啡廳前暫時開放的閱讀室中。

從 1960 年時的 300 所女子學校，到現在美國現在只剩下約 45 所（實際數量取決於使用的不同標準）。大約有三分之一是由羅馬天主教創立。雖然少數像是布林莫爾，霍利奧克山，斯克里普斯，史密斯和衛斯理等可以算全國最富有和最知名的的文科院校，其他大多數女子學校規模很小並依賴學費收入維持。像威爾遜學院就希望招生能從去年的 759 人增長到 1000 人可讓學校繼續經營下去。很難知道是否這些學院面對的困難是因為他們是單一性別的學校，還是因為它們是小型的學校。

解決方案其中一種選擇當然是招生男生，女子學院，在過去 10 年許多學校變成男女混校，包括栗山（Chestnut Hill），哈肯（Harcum：一個費城外兩年制學院），互德（Hood），伊姆庫拉達

(Immaculata)，倫道夫－梅肯(Randolph-Macon)女子學院，和威爾斯學院。今年夏天，和平(Peace)學院讓學生與校友驚訝的是，它將改名為威廉和平大學(William Peace University)並宣布這成立 150 年的女子學院即將招收男性學生。董事會主席托德羅賓遜，表示了和平大學在經濟情況下沒有改善的情況，且沒有修改經營方式是無法繼續下去的。他舉了一個經常被提及的統計數據為證：在調查中，只有 2% 的高中女學生表示他們將考慮就讀女子學院。當然和平學院的一些校友和學生表態抗議這樣的改變。

學習的熱情

一些女子學院已經發現混合傳統和非傳統的方案，將使他們以多樣化的方式增加收入來源，同時保留其女校制的大學錄取。其中最成功的是，在密爾瓦基的 Alverno 學院；於匹茲堡的查塔姆大學(Chatham)；波士頓的西蒙斯(Simmons)學院與在華盛頓的 Trinity 大學。

Trinity 大學的校長，帕特里夏麥奎爾在 1989 年就任，當時，大學生入學人數已掉到 280 人。目前這個學院有約 550 名的週末大學部生和研究生，他們的學費則是維持學校營運的主要來源，當麥奎爾女士回想起。“這些是健全的收入來源，但沒有人刻意去強調，因為增加收入不被視為我們學校的主要任務。”

在早期，她告訴董事會說：“如果我們想要做的是成為擁有 1000 多名全職、傳統、居住在學校附近而且大多是天主教學生的大學，那麼我們必須改成為男女同校的學校。”如果董事會想堅持教育女性為學校的使命，Trinity 大學，就不是與小康的白人天主教女子學校和喬治城天主教大學競爭，而是尋求來自於城市中龐大的未受教育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區。“這個地區並不需要另一種男女同校的中層學校，”她說。這策略已見成效，儘管一些校友和教職工的成員抱怨說，Trinity 大學有放棄天主教徒身份和高標準的學術水準承諾的疑慮。這學期學校招生 2631 個大學生，其中 1045 是傳統型大學生，這樣的結果使大學有足夠收入盈餘可推動 55 億美元的計畫提前更換其陳舊的科學設施，並在四層樓的建築中添加兩個新電梯。今天 Trinity 的學生，包括許多來到學校前無法閱讀一篇文章到可以做大學水準的數學的學生，麥奎爾女士指出，“但他們有熱情去學習，他們希望改變自己的生活。他們談論到”我多麼希

望我擁有的生命是與我母親不一樣的。“她深深引以為傲的說。Trinity 現在的文科要求遠遠超過 1970 年時當麥圭爾女士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我們意識到，傳統的階梯課程，正是這些學生今天所需要的。它們不是斯坦貝克和亨利詹姆斯之間的選擇，因為他們沒有技能能做到這一點。”麥圭爾女士現在花更少的時間說服學生單一性別教育是“正常”，因為“我們並不知道那些在歷史上被排除高等教育的人群，”她說。“有多少是男人，有許多是女人。”

同時，研究生和成人教育方案也是 Trinity 的多元化收入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所教育帶來了滾滾財源，因為它的密集的基礎設施要少得多，”麥圭爾女士說，90% Trinity 的設施是全職大學生所使用。“他們是那些一直在這邊的人，而基礎設施的維護費用是非常，非常昂貴的。”

研究所中，她補充說，“你可以兼任很多課程，它是一個相當有利可圖的一塊業務。學生追求研究所學位因為這是在今後工作升遷的一部分。”

改變想法

女子學院聯盟的主席，蘇珊·藍儂說，該組織的許多成員機構“期待越來越像 Trinity 這樣提供非常全面的學程的學校”。她補充解釋說，女子學院的出發點不是排除男性，而是把重點放在婦女的教育和成功。“這是關於幫助年輕女性思考他們的未來，而這些想法可能會與其他人告訴他們的有衝突，”她說，並指出，在科學領域與政府單位婦女人數仍然不足。

藍儂女士也是女子學院的倡導者，她質疑只有 2% 的高中女生會考慮女子學院。喬治亞州阿格尼斯斯科特學院校長，伊麗莎白·奇斯表示本來一些 17 歲的孩子對他們女子學院沒有興趣的在閱讀完招生資料後改變他們的想法。奇斯女士說道：“我看到我們的新生市場遠遠超出了最初表示有興趣的學生。去年，我們在學院的歷史上看見人數最多的新生班級。前年，則是我們第五多人數的班級。”威爾遜的招生部副主席瑪麗安那索，並不在招生資料中強調該校是一間女子學校。相反地，她專注於未來的學生校園參觀和在課堂中互動，這樣他們就可以看到在沒有男性的情況下如何改變討論形式運作。不過，她說，威爾遜和其他女子學院抗衡的是不在是公共場所被討論的刻板印象：女子學院只適合女同志。根據那索女士觀察

“我們的學生有的喜歡女人，有的喜歡男人，有些誰他們都不喜歡。”

威爾遜的新校長，芭芭拉穆司迪克指出，所有的學生都喜歡的是未來職業生涯的可能性。“家長和學生肯定文理教育的價值，但他們想帶著實際技能畢業。”她說，威爾遜需要睜大眼睛，對於就業市場趨勢特別是在健康保健專業上，要能“更加靈活回應市場因素。”

“即使許多紮根於文學的女子學院正在尋求其他改變，“印第安納州聖瑪麗學院的校長，凱羅安慕妮說，“例如提供小型的研究所課程”。她認為

女子學院的未來“相當樂觀”。“我困擾的是，我有時會聽到人們的失敗想法，我認為他們很誇張。”慕妮女士說，該校的學生是其最好的銷售員，聖瑪麗的對手就是對街的巴黎聖母院大學，以及波士頓學院和普渡大學，這些都不是女子學院。許多女子學校也認為，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都在附近的頂尖公立大學，很少是在女子學院聯盟的其他學校。

里克斯女士，一位5歲孩子的母親說，她選擇威爾遜因為威爾遜提供了一個她感興趣的學程，而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單一性別的學校。在蘭卡斯特郡的一個農場上長大的萊斯理·胡佛，主修初級會計，也是如此。兩次參觀期間，她喜歡與威爾遜的商學院教授的見面機會，也很喜歡學校面對寬敞綠地的維多利亞式哥特式建築

“這只是剛好也是一間女子學校而已”她說。目前擔任學生會主席兼馬術隊隊長的胡佛女士說，她發現參與女子學院有她沒有預料到的好處。“威爾遜關心女性，也因為學校規模小，意味著有

“這麼多支持讓你繼續前進的人，你也可以嘗試任何你想嘗試的挑戰”。

參考資料：摘譯自 9/11/2011 高教論壇報

譯稿人：吳蓓芃